

日本的翻譯界

參 木

日本是一個喜歡模仿，也是善於吸收別人優點的國家。這也可以說明日本翻譯界的盛況。有人甚至說，只要懂得日文，就可以自由閱讀世界各國的著作。在日本，隨便那一家具有規模的出版社，幾乎都有雄心出版一套「世界文學大系」、「世界的名著」或「世界大思想家」一類的全集，一套書少也有四五十部，多就有一百部以上，包括世界各地、各時代的代表作，可說洋洋大觀，只要看看那些目錄，就會令人感到敬慕和嚮往。

但這一套一套的全集，或其他單獨出版的各類書籍的日譯本，究竟是否完美完善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日本三省堂出版一本「誤譯」（副題「翻譯文化論」一九六七年）是解答這個問題的一本好書。本書的作者，是一位精通數種語言，住在日本十八年（到一九六七年出版該書時）的比利時神父，W. A. Grootaers。他

先用英文寫好初稿，經日本人柴田武譯成日文，然後將英文原稿廢棄，兩人再互相就日文本逐句推敲而成。這一本書指出日本翻譯界所犯的一些錯誤，是值得我們的借鑑和警惕。

「安妮少女日記」的日譯本是根據英譯本重譯而成。作者 Grootaers 曾就日譯本的前六頁與英譯本及荷蘭原文對照，發現可認為誤譯的有四十處之多。正確的說，有二十五處誤譯，十五處漏譯，實在驚人。其實，日文重譯本有十一處誤譯，其他十三處誤譯是英譯本

的誤譯，日譯本將其忠實地再誤譯過來。十三處誤譯之中，有四處可說是全書的關鍵所在。在十五處漏譯之中，英譯本漏譯九處，日譯本當然也照漏，而且還自己追加了六處。

該書原文有一句 *vertrouwelijkheid*（坦誠以對）整句應譯為：「缺少坦誠以對的朋友，大概是我自己的原故」。英譯本誤譯為 *perhaps I lack confidence*（大概是我缺少信心）。而日譯本更是錯上加錯，譯成「大概是我缺少信賴人家的心意」。這是其中誤譯，再誤譯的一例。

幾年前，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的日譯本，曾在日本引起訴訟，在國內掀起大風浪。當時曾分成贊成與禁止兩種意見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*Grootaers* 曾引出木村毅的一句話，來提醒讀者。「我沒有讀過日譯本。根據人家拿它與法國版仔細對照，發現脫落的有一二四處，與原文有差異的有一一〇處。這一點，實在比該書是否淫猥更有問題」。這是從另一個方向來看誤譯。

「攸力西士」是喬依斯的名著，但這一本書到目前（一九六七年）的三種日譯本，可稱為「誤譯的世界紀錄」一點也不過份。此外，作者曾就「修女傳」的日譯本加以探討，發現在第一章有二十七處，第二章有三十六處，第十章有三十七處，共四十四頁的篇幅，剛好有一〇〇處誤譯。另外法國哲學家 *Emmanuel Mounier*（1905-1950）的「一本「存在主義導論」（一九六四年理想社出

版）也與英譯本（*Existentialist Philosophies*, 1951）及法文原文對照，在三十九句句中英譯本有九處錯誤，而日譯本，完善無誤的只有十五句，只佔三八%。

作者所舉的例很多，也可明瞭日本翻譯界的一點現狀。作者並就這些誤譯加以分析，歸納出幾種原因。

最主要的是文化的差異。日本人選譯歐洲的文學作品，常感到一種莫名的困難作梗其中。這便是歐洲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差異，尤其是基督教文化，更為日本翻譯家時常感到棘手。

翻譯者如能明瞭歐洲的基督教文化，便不會將 *Requiem* 譯成「鎮魂曲」，而應譯為「安魂曲」。如 *Confession*，有時可譯成「懺悔錄」（如盧梭的情形），有時就必須譯做「讚美錄」（如 *The Confession of St. Augustine*）。我國似也譯成「懺悔錄」。根據聖

經，Confessing 是「讚美神」的意思。

在東京郊外，青葉公車站的前面，有座前衛彫塑，用鋼管和鋁製成的巨大的鷄，題為「風標的鷄」。根據說明「用風標的鷄做主題，是因習於歐洲祛邪的風俗」。這也是錯誤。根據「馬太福音」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四節：耶穌說：「我對你說，在鷄鳴之前，你將三次否認我」。這應是一種對誘惑的警惕。

其次是日常生活的問題。外國人瑣碎而不甚重要的種種生活習慣，因為翻譯者不了解，也往往引起誤譯。如沙特的小說「嘔吐」中有一句 *On prend des mesures dans un appartement*，日譯本譯成「有人在公寓的房間裏量着距離」。這種錯誤是起因於不知道外國的生活習慣。所以應該譯為「有個裁縫在房間裏量着尺寸」，雖然在原文中未指明裁縫兩字。當然，像這種句子，也可以在辭典上查到：「量某人的尺寸」或更詳細「（為做鞋、衣服等）替人量尺寸」。所以這一類的錯誤，也可以說一半應歸於譯者的粗心或懶惰。譯者的粗心有時實在不可原諒。在葛林的小說「事件的核心」有一段引辭，日譯本的譯者把「罪人」(*pecheur*)譯成「漁夫」(*pecheur*)。這兩字發音完全相同，只差一個重音符號。

筆者自己也有過經驗，以前讀柴霍夫的作品日譯本，像是從英文重譯，就發現把公鷄當做廚師誤譯）。

外國人喜歡用動作或姿態表示某種感情，而日本人時常感到不習慣。如聳肩和皺眉，是比較常見。如去年（指一九六六年）詹森總統招待記者，報告越戰的經過情形，用手托住頸子。日本朝日新聞登出照片，並註明這是「糟了」的表情。這是日本人的解釋。美國人做這種姿態，是表示「一切順利」。

一般而言，日本的翻譯者，都是一些有學問、有地位的文人學者，而且還不免犯了這許多錯誤，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。因此作者也曾提出幾點建議。

最重要的，當然是在文化上、生活上有更密切的接觸，增加語言上的了解。所以作者建議：

一、請教外國人。一個人要完全了解外國的文化、生活和語言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一個法國文學評論家，年輕時曾留學英國，他對英文與法文同樣能完全了解。他尚且說：「我時常

感覺，讀外國作家的原文時，很難區別它的表現是否平庸，它的內容是否新鮮。像王爾德（英）或諾伐利士（德）的作品，也一定有平凡而興味索然的地方，我却不容易感覺到。如果是法國人寫的，我就能立即看出它缺乏精采。（Cahiers Charles Bos, 1966）。

日本的翻譯家爲什麼不大請教外國人？其原因有：

(一)外國人想協助，無奈對日語知道太少。

(二)翻譯者太客氣，不好請教外國人。

(三)出版社不編支付外國人的酬謝預算。

(四)請教外國人，對在大學教外語的人是一種恥辱。

(五)認爲外國作家所寫的，當然艱深難懂。

(六)日本人或者受鎖國時代的影響，對活的口頭講的外國語不很高明，所以不知道真正懂得外國語的困難。也就是說翻譯者過份有自信。

日本人不請教外國人，而自己想辦法，實在是自鑽牛角尖。所以時常想在極平凡的地方，挖掘更深的含義，弄巧成拙，把明明的「果醬」譯成「地盤」。

二、忘記語言。這一點看來似是矛盾，但若要達到思考的深度，必須忘掉語言。最初，在翻譯的時候，當然要注意原文的語言符號，而停留在那個階段，不進入思考。這是人的心理。所以，最理

想的辦法是在完成翻譯以後，把它暫時擱開，一個月或半年以後，再全部重讀，把思考的脈絡和情節重新檢討。或者可以請一個不懂外文的人閱讀譯稿。這樣，翻譯者可以更能把握原作者的思想的一般傾向。但日本的出版界似乎很匆忙，永遠沒有時間，有時，是爲了能趕上原作者在日本時候，能够搶譯出來呈獻給他。出版社似乎以爲出書的光榮，比譯出一本內容正確的書提供給讀者更爲重要。這是日本出版界的「速不達」主義。

三、讀推理小說。作者認爲日本翻譯家犯錯的另一個原因是缺少語言感覺，不懂活的語言。這種情形，最好的辦法是到外國去。但這有許多實質上的困難。所以他建議讀推理小說，而且不准翻辭典。他對十人以上做過這種建議，都是很有英文法基礎的人，都想增加閱讀速度。但聽他建議的，只有兩人。他

們碰了生字也不加理會，把古典文學一概拋到腦後。結果，他們都能暢讀英文書了。他所推荐的推理小說作家是Agatha Christie, Antony Gilbert, Erle Stanley Gardner, A. A. Fair, Helen Roth, Mary Kelly, Helen Armstrong, Josephine Tey, Rex Stout, Marguerite Allingham,……

上面說過誤譯的原因，也提出救濟的辦法。但日本出版界尚有一種怪現象，就是錯而不改。誤譯，翻譯者要負責，出版社匆促出書也要負責任，尤其是經讀者指出錯誤，答應再版時更正，結果如「安妮少女日記」，在一九五九年五十九版，到了一九六六年一百十三改訂版，經過七年改訂了五十四次版，除了更改一些無關重要的，如標點符號，新舊讀法等之外，許多錯誤依然和讀者見面。筆者手邊有一本 Evelyn Waugh 的 Black Mischief (「黑色惡作劇」) 是一九七〇年九月版，第一版是一九六四年九月，已足足經過六年了，但在「誤譯」所指出的錯譯，也依然隻字未動。

日本號稱翻譯王國，在浩如瀚海的翻譯書籍中，自然也有極優異的譯作。作者也特別提出兩本完全沒有誤譯的書。這是難能可貴的。作者還特別提醒，說這些沒有誤譯的書，都是經過三四十年的苦心提鍊出來的結晶。所以，要好的翻譯，需要充裕的時間。

日本的翻譯界雖然還有許多缺陷，正是說明翻譯的困難。作者曾建議請教外國人，而他本身目前也和好幾位日本翻譯家在研究討

論翻譯外國人的作品，包括喬依斯的「攸力西士」。

「已有十年以上了，幾乎在每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「攸力西士」的翻譯家們來到我的房間開研究會。在高堆如山的辭典中，把原稿鋪滿桌上，把這一部難解的作品中的句子，一句一句檢討下去。……其困難的理由之一，是因為在都柏林附近流浪，邇邇又多嘴的愛爾蘭人所使用的諸多動作語言，無法貼切順利譯成日語。所以我在這星期天研究會的職務，便是把這些文句，用動作表演出來。讀者或許會吃驚，看我有時用雨傘柄輕敲着背部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，四位教授，眼睛盯着我，不停苦思，想找出最貼切的譯語。」

我們雖然看到日本翻譯界不足的一面，我們却也同時可以看到他們在另一方面所做的努力。他們爲了追求更完美的翻譯，也不知費了多少苦心。我們眼

看着四位教授，在那裏苦思了十年以上，爲了完成一部知名的文學作品，也着實令人感動。

就我們自己的翻譯界來說，不管是質量，似乎都還不能和日本比美。但翻譯，對我們整個社會而言，却是極其重要的。這是我們追趕西方的手段。而實際上，我們在這方面也有了一個開始，這個開始，當然也陪伴着許多缺陷，而日本過去的努力，不管是正是負，都可以提供我們最寶貴的參考，同時也給我們一個警惕。

刊登廣告·請打電話 三三三七六三

本刊是國內第一本談書以及報導出版界動態的雜誌，所有訂閱或購買的讀者，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愛書的朋友，除了主動且義務性的提供「兩月新書」園地外，我們也歡迎各出版社或書店在「書評書目」上刊登廣告，對於文化廣告，我們訂的廣告價格特別低廉，因爲我們很明白，出版界不像其他各行各業擁有較多的資金。

以下是本刊的廣告價格：

- 封底（彩色全頁）三〇〇〇元
- 封底（彩色）二分之一：一五〇〇元
- 封面裡全頁：二四〇〇元
- 封面裡二分之一頁：一二〇〇元
- 封底裡全頁二〇〇〇元
- 封底裡二分之一頁：一〇〇〇元
- 首頁全頁：一四〇〇元
- 內頁全頁：八〇〇元
- 內頁二分之一頁：四〇〇元
- 內頁四分之一頁：二〇〇元
- 補白：一〇〇元